風陵師太

金庸寫情，寫得很細膩，細膩到只是在書中出現一次的名字，都令人無限聯想。說的是《倚天屠龍記》中，郭襄的親傳弟子、峨嵋派第二代奬門、滅絕師太的師父，風陵師太。

她的「出場」只有一次，在第二十七回「百尺高塔任回翔」，滅絕師太講到有關倚天劍和屠龍刀的秘密時的一段話：「郭公破虜青年殉國，沒有傳人，是以刀劍中的秘密，只有本派郭祖師傳了下來。她老人家生前曾竭盡心力，尋訪屠龍寶刀，始終沒有成功，逝世之時，將這秘密傳給了我恩師風陵師太。我恩師秉承祖師遺命，尋訪屠龍寶刀也是毫無結果。她老人家圓寂之時，便將此劍與郭祖師的遺命傳了給我。」

風陵，那是郭襄初遇楊過的地方。「風陵渡口初相遇，一見楊過誤終身」。短短十四個字，概括了郭襄的一生，尤其那個「誤」字。書中藉武當七俠的余蓮舟口中，說她四十歲時看破紅塵，出家爲尼，創立峨嵋派；然而，那個精靈古怪的小郭襄，那個情根深種的小郭襄，眞會看破紅塵嗎？金庸給了她一個結局，卻又留下一個疑問。而郭襄的心路歷程在《倚天屠龍記》第二回後已不再重要，金庸雖有想法卻難於言明，唯一有機會就放點蛛絲馬跡——風陵師太。如眞的大徹大悟，怎會留戀風陵這個跟楊過初相逢的地方？

至少，郭襄在創立峨嵋時，還心繫楊過，削髮爲尼也許只是一個忘卻的過程——應該可以做這樣的結論吧。楊過等了小龍女十六年，還是跳下了絕情谷；郭襄十五歲認識楊過，時隔二十五年仍斬不斷情絲，從十六年到二十五年，金庸暗地裏延長了對一份愛的保質期。

郭襄創立了一個教派，成就比乃父更過之而無不及。然而，百年回首，這是她最想做的事嗎？也許她寧願永遠在楊過與小龍女身邊，做個小丫鬟，然後在楊、龍二人死後，照顧他們的後代。還記得《神鵰俠侶》的孫婆婆嗎？古墓裏其實有這麼一個位置。

有時，願望其實可以好卑微，即使你已經多麼偉大。

風陵夜話
耶　生
yeahstudio55555@gmail.com
逢周二、三、五、六見報

小草

清明節回南京，與周祥玲老師夫婦一聚，她是我大學畢業工作的電視台的領導之一，那天一見面就問我現在還喝白酒嗎，記得當年有回單位聚餐，我喝斷片了，第二天上班發現門牙磕掉半顆。我喝白酒的啓蒙老師是當時南京廣電局的高慶華局長，周主任告訴我高局長去年已病逝了。也就在一年前，我還惦記着回南京去看看高局長。

九十年代初，內地有線電視網開始建設，高局長一手辦起南京有線電視台，「人類總是從無到有，有線電視覆蓋全球」是我們當年的廣告語，在南京大街小巷宣傳安裝有線電視，當年對有線電視的遠景描述，其實就是對如今的互聯網數字技術在家庭視聽的應用。我第一次出差就是陪高局長去視察郊區抗旱新聞宣傳，那年南京大旱，市級台出差也就是去了幾個郊區，大伏天，一到縣裏就聽匯報，中午就喝酒，那是我第一次喝白酒，高局長海量，我想不能在領導面前喝醉，在這樣的意志下，酒過三巡，我還清醒，離席時還能攙扶着高局長。

高局長當年不拘一格降人才，啓用我們這批剛從高校畢業的年輕人，從轉播到自辦節目，從新聞、社科到投資電視劇，他啓用年輕的楊文軍做製片人的電視劇《小小生命樹》，後又將何繼昌老師請來保駕，未接觸過電視劇的楊文軍從此啓航、勵精圖治，終成中國電視劇著名導演。

那時我們有線台是無名之輩，高局長愛唱的歌是《小草》，「沒有花香、沒有樹高，我是一棵無人知道的小草」，他唱這首歌，既個體抒懷，又鼓舞着我們對有線電視未來的信心，因爲創業時的條件很艱苦，那時內地剛對外開放。台裏有位劉懷正主任，他與在香港發展的江蘇籍女企業家結婚後，開着右方向盤的港式轎車來上班，當年就像外星人一般震驚了我們。那個樸素年代，唱着《小草》的高局長，遠去了。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地球是平的嗎？

最發人深省的對話，有時並不來自知識流動的象牙塔，而來自人與人的日常閒聊。話說有一次，我跟幾位初認識的朋友一起露營，在郊外的夜幕下，我們起了營火聊天，話題慢慢跑到大家的工作之上。

其中一位從事人力資源管理的朋友，跟我說道：「在你們這些學術機構做人力資源管理有很多限制呢！」「也是。」我答道。「因爲聘請學術人員的話事權，始終在於學術管理人員，而不是人力資源部門。沒辦法呢。」然後，這位朋友認眞地說：「對啊，你們就是閉門造車，一班專業人士互相鞏固勢力。」

我問道：「難道一個不懂物理學的人，也可以擔任物理學教授嗎？」聽罷，那位朋友說：「爲什麼不可以？可能那個人可以帶來物理學的新衝擊呢！」

我不知道那個人是否能夠給物理學帶來新衝擊，但我這位朋友卻成功衝擊了我。原來，在有些人眼中，我們的專業，我們的博士學位，我們的研究指數，是爲了閉門造車。

我本來忘記了這件事，直至最近看到了一齣紀錄片《地球不是圓的》。這套一個半小時長的紀錄片，講述一班相信地平說（即地球不是球而是平地）的人，如何在全球連結起來，並傳播他們的想法。今時今日，居然還有人相信地球是平的？或許，你跟我一樣都有這想法，但這一班爲數不少的人卻反問你：你親眼看見圓圓的地球嗎？

地平說的支持者質疑：我們憑什麼相信只有科學家聲稱讀得懂的算式呢？我們又憑什麼要相信美國太空總署的照片是眞實呢？

簡言之，我們憑什麼要相信權威呢？

在高舉個人批判力的時代，所有知識都可以頃刻之間成爲浮雲。有些人眼中，所有知識，都只是一種說法，一套故事，所以會有人不相信醫生的勸告而拒打疫苗，也有人會相信地球是平的。作爲一個長期在學院產生知識的人，我只能說：我終於明白，我們再不能輕易地依靠權威，因此，我會更努力讓你明白知識的眞實。

普通讀者
米　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視角與語言

圈中朋友發來一組中國西部地區和非洲的人物照。攝影家叫廖小西，許多人對這個名字暫時還很陌生。他的作品《康巴印象——轉山》獲得了二〇一九年中國攝影金龍奬的最高藝術奬項。參加這次評奬的，有二百多名來自中外的攝影人及他們的作品。

廖小西有美術學院的學歷，曾受教於吳冠中，當過電影雜誌的攝影、編輯，又當過電影製片人，後來專職搞攝影。其作品多以中國西部及非洲地區爲題材，攝影作品多次獲得國內外奬項。

今天手機普及，生活豐富，攝影已全民化，遍地皆是攝影師。網上許多令人驚艷的照片，只是來自普通人的手機作品。今天要在攝影界突圍而出，實在不易。

攝影人的工具是鏡頭，表達的語言還是鏡頭。鏡頭就包括了取景、色調、人物位置、光線處理、畫面情緒……廖小西認爲好照片的標準是「感動人」，作品要體現攝影人對攝影對象的看法，情感、感知和態度。如果觀者能通過作品，與攝影人產生內心的共鳴，哪怕只有剎那，那就是好作品。

提到中國西部地區和非洲，我們多想到的是荒蠻、愚昧、閉塞甚至是無望等字眼，一些表現中國西部和非洲地區的藝術作品也常環繞着這些感知去創作，我們對那些地區原始生活的認知，多來自這些作品。作者對這些地區的生存狀態更多的是獵奇、同情甚至是憐憫。這種多少帶點俯視的視角，多引起觀者批判性的思考。

廖小西鏡頭下那些地區的人們，都生活在傳統的日常中。廖小西以溫柔善良之心去親近西部地區和非洲，他與作品中的人物是平等的，他尊重人們純樸樂觀的生活態度，呈現出他們自然動感生活的某個瞬間。作品表現艱辛時所滲出的生存本能的暖色，在一剎那撥動了觀者的溫柔。

思考與感動都是多維度的世界需要的，任何創作者都只能表現他所感知的一面。只有多種語言合起來敘述的，才是完整的世界。

人與歲月
凡　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一、三、五見報

認眞做一件事

一縷布衣、一杯香茗、一本古書，是我嚮往的生活方式。我喜書，也喜歡與愛書的人交友。有這麼個忘年交，我們在對醫學的探討中彼此認可、相互影響，成就了一段亦師亦友的深厚感情。

他，復旦碩士，是名不錯的西醫。初見面時他對我這個不坐診的中醫持有異議，八〇後的果敢與敢說在他身上顯現無異，對我的不認可也體現在隻言片語中。直到對中醫也有所研究的他，在談及《黃帝內經》、《傷寒論》等書中逐漸被我的觀點所影響，後來居然尊稱我爲老師，有時也稱我爲先生。

這天進門，他第一聲喊我先生，我知道有戲，好學好問的他應是帶着問題來的。他說：「先生，今天我排了長隊買到了傳說中的阿大葱油餅，你先嘗嘗看。」

餅在嘴中，香氣四溢，這時他開始說道了。他說看了歷代無名醫家驗案一書，對太素脈起了興趣。其實所謂太素脈，是一種通過人體脈搏變化來預言人的貴賤、吉凶、禍福的方術，但不是疾病的診斷，很多也不擅長治療。

看他興致高昂，我潑起了冷水：「想做算命神醫？醫案中太素脈能醫病？書中提及的湖南士人，雖遇擅長太素脈的人把脈後告知將來能當官，但卻會患病疽，且無法醫治吧。」

他聽了頻頻點頭，卻也反駁：「雖無法醫，卻也道出了士人的人生走向，那人確實當官生病了。」

我道：「這在古代是命理脈法的一種，通過脈診能知道一個人的運向，吉凶禍福。但士人的病疽最後還是由他推薦的名醫李東垣給醫好的。太素脈者還寫下了『非吾所及，莫謂天下無人也』的話！」

拍了下他的肩，我中肯地道：「臨床經驗多了，也能診知性格靜躁，有子無子，以及由命脈長短而測知其生氣的榮悴和生命力的強弱。中醫的脈法能對症下藥，與太素脈者相比，實爲有用的學問。我們應向做葱油餅的阿大學習，認眞做一件事。」

醫趣錄
榮汝成
dr_rongrucheng@163.com
逢周五、六見報

「人多」

那日和美國學生從達拉斯飛抵上海。下了機場大巴，到火車站取高鐵票。和我一起領隊的中國同事一進自助售票處就驚呼一聲「人怎麼這麼多！」其實，每台機器前不過六七人，並非人山人海。之後，我們又體驗了更擠的情狀。上下班通勤時段，地鐵上前胸貼後背。周日下午的浦東世紀公園，草地上、小湖邊人頭攢動，步道上密密麻麻。多人自行車從身邊擦過，還有小孩在尖叫。美國學生都不懂：毫無風景可言的公園，進園還要門票，怎麼還有這麼多人來？大概因爲上海地價昂貴，都市難見綠地，周末出來踏青遊園的人就多了。當然，紐約的中央公園也大受歡迎，遊人卻比上海少得多。

參觀完虹口的魯迅紀念館和魯迅故居，去附近小吃店用餐。正是飯點，只有一開門面的店外排了長隊。進得店裏，三四張小桌擠擠挨挨，吃客背靠背貼着坐，等座的顧客就在用餐者身邊站着。服務員從傳餐的窗口擠到各桌，一路大聲吆喝、詢問，難爲她們記得誰點了什麼點心。我小時也常光顧這樣的小店。點心店的手藝是地道的，價錢也便宜，很符合老百姓對性價比的要求，用餐環境嘈雜也是情理中事。

一到上海，人頭攢動，感覺生活節奏也馬上加快了。路上疾走、小跑的人比比皆是，遠不是美國小鎮地廣人稀，優哉游哉的生活方式。學生對此的觀感各有不同。中西部農業州來的學生連呼吃不消，只願當個匆匆過客，淺嘗輒止。來自華盛頓等大城市的則喜歡上海多姿多彩，時刻都有新鮮事。緬甸留學生說：上海的弄堂生活讓他想起了家鄉，倍感親切。

看來，人多人少，見仁見智，只看習慣不習慣，喜歡不喜歡。

墟里
葉　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西漢玉雕精美無比

現今藏玩中國古玉的同好者，無不重視漢代玉器的雕琢藝術，對眞品愛不釋手。像**附圖**爲西漢螭虎及鳥紋玉浮雕劍柄，天然鈣化（沁色）；雕藝精湛，造型與紋飾具時代特色，可見西漢刀工風格。殷、周的玉雕刀法以文雅見稱；春秋戰國時代轉爲繁複、細密和多變；西漢時更見精準，風格雄渾，刀法豪放。雕隨葬器如玉蟬和玉握豕等，簡練幾刀，形神兼備（後世稱爲「漢八刀」）。另一種漢玉獨特的刀法，是「跳刀」，特色是若斷若續，以手工刻出細若游絲的陰刻細線，但依然彎曲有度、構圖準確；有時還會用削鐵如泥的昆吾刀刻成極細線的「刻圈」，有些幼如髮絲，現今要以十倍以上放大鏡，才可見轉折處與兩端留有毛刺，但線溝均用鉈磨光。

西漢不少玉器與戰國時代一樣，琢螭龍或螭虎紋飾，而且變化較大，造型有創意及想像力，也變得更生動靈活、溫馴可親（**如圖**），不像戰國時的獸形那麼猙獰兇猛。漢玉出現較多螭獸、辟邪和天祿的器形，又多摹擬神話故事的異獸，較富神秘色彩；這種趨向應是受當時玄學和佛學流行所影響，衝擊以儒學而指導的禮制藝術；很多玉器具有玉工個性的流露。

《漢書・西域傳》註釋：「一角者或爲天祿，兩角者或爲辟邪。」辟邪是神話的怪獸，傳有「辟除邪惡」之意。至於螭，又是什麼傳說中的動物呢？古玉雕琢螭紋，始於戰國，大盛於漢。《說文》敘其形狀：「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或曰：無角曰螭。」其形類壁虎（俗稱「四腳蛇」），古人認爲是「龍子」，與有一角的「蛟」和兩角的「虬」不同。屈原《楚辭》（《九章・涉江》）云：「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傳說中的螭，大抵上應屬於爬蟲類。後世人則指身彎長如虺者稱「螭龍」，頭部大而威猛者叫「螭虎」；實無足據，徒自揣測而已。

至於**附圖**玉件雕的鳥，有人說是傳說中的「鳳」；也有人說是殷商時盛行雕的鸚鵡，由於鳥喙彎向下和頂有高冠之故。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把複雜問題簡單化的人是高人，把簡單問題複雜化的人是騙人。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四、五見報

像她們這樣的女子

不久前看了一齣廣東話室內歌劇局部展演，劇本改編自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下稱《女子》）和《感冒》。這兩篇發表於一九八二年的小說，如今一併重溫，非但不覺得題材過時，在敘事的邏輯方法還是語言描寫上二者皆有所呼應，似有姊妹篇之感。

《女子》的主角是一位殯儀館化妝師，因爲敏感於自己的職業，內心顧慮重重，怯於跟男友挑明，開篇即發出宿命式的感慨：「像我這樣一個女子，其實是不適宜與任何人戀愛的。」《感冒》中，三十二歲的小魚兒聽從父母之言，進入一段婚姻關係，在訂婚期間遇見了曾經的良人，雖相愛，但無論怎樣掙扎，時間不對，後來還是嫁給了不熟悉的訂婚對象。就如小說首句所言「我的感冒，是永遠也不會痊愈的了」，「感冒」實則是一種沉悶的對抗，膽怯的發泄。

有人稱西西的小說是「童話現實主義」。在我看來，西西的高明之處在於她那舉重若輕的寫作筆觸，或比喻，或以玩笑的方式，當主角無關緊要地說起一些看法，反倒襯出其中的悲涼。以《女子》和《感冒》爲例，筆調平靜，但主人公的內心活動卻是這靜如止水下的暗湧波濤。儘管二人生長在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境遇：前者受教育程度低，說話絮叨，後者是高級知識分子，談吐文雅。然而她們如同一對孖生姐妹，女性意識在一連串的內心糾結中逐步甦醒——《女子》中的「我」雖然有反覆的質疑和追問，但大段的內心剖白依然透出勇敢和堅持的信念，《感冒》裏的小魚兒最終更是選擇出走，未有屈服於命運的安排。至於女主人公的結局到底如何？兩篇的結尾都戛然而止，留待讀者自行猜想。

《女子》和《感冒》說的不外乎是愛情與死亡、愛情與命運，如此宏大的主題，在西西的筆下，都歸於平靜。但這溫和背後所蘊藏的能量卻是巨大的，小說所帶出的思考，我想，並不全關乎愛情，而在於探討人如何面對現實與命運，愛情，不過是一種關照現實的方式罷了。

以夢爲馬
管　樂
逢周五見報